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法共和意共 論当前時局和党的任务

世界知識出版社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法共和意共
論当前时局和党的任务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7年•北京

• 各国共产主义政变文丛 •

法共和意共

論当前时局和党的任务

*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乾面胡同2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4 \frac{9}{16}$ · 字数 95,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7)0.40元

統一書号 3003·316

——

校对者: 彭 健等

出版者說明

本書收集了法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到今年2月的一些文件和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到今年3月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大体上是按照国别和时间先后次序編排的。

目 录

(一)

艾蒂安·法戎在法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	1
(1956年10月18日)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25
(1956年10月18日)	
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全会上的闭幕词	28
(1956年11月21日)	
关于“欧洲计划”和争取民族独立与和平的斗争	50
(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瓦德克·罗歇在1957年2月14日 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	
法共中央委员会关于罗歇报告的决议	88
(1957年2月15日)	

(二)

只有通过斗争和群众运动才能争取实现社会主义		89
(陶里亚蒂 1957 年 1 月 20 日在米兰举行的意共建党 36 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说)		
意共领导机构 1957 年 2 月 16 日声明:		
共产党人对于意大利社会党第三十二次代表 大会的意见。再次呼吁工人阶级团结,呼吁同社会 党人在斗争中、在各级议会中、在群众组织中兄弟 般的合作,创制意大利向左转的根本条件。.....		124
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共产党人在工人阶级 斗争中的任务		129
意共领导机构关于欧洲共同市场的公报		136
(1957 年 3 月)		

艾蒂安·法戎在法共中央委员会 會議上的报告

(1956年10月18日)

自我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哈弗尔召开以来，三个月已經过去了。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突出地說明了目前局势的主要特征在于：已成为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發展；久被压迫的人民坚决爭取民族解放；全世界工人运动与和平力量的蓬勃进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困难日益增长，矛盾日漸加深。这为今后防止战争再起并通过或許較为順利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总之，采取的道路越来越多并因各国情况的不同而异。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強調指出：保衛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革命胜利，不論采取什么道路和形式，一旦撇开斗争，都是不可思議的。资产阶级确实是一貫在处心积虑，不仅要保持和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剝削，而且还要尽其能事阻止世界的前进。这种实际情况的主要表現就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它給国民利益、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和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恶果。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最后特別給予了党和全体劳动者以迫使反动势力与战争后退的新武器。为了使这个后退成为事实，准备、实现和加强共产党与社会党的統一战綫是必

不可少的首要条件。这个統一战綫将具体表现在工人階級的共同行动上，它将創造出有利的条件，把所有的民主力量团結在它的周圍。它是一个广泛的人民統一战綫；足以促成当前的根本改革，奉行一个基于恢复阿尔及利亚的和平、采取談判方式解决一切国际糾紛、实行有利于社会措施的裁减軍备、恢复和保障民主自由以及宪法原則的法国政策。

1 月 2 日的希望是可以实现的

执行这样一个政策从此就提到日程上来，特别是 1 月 2 日大选以后。

应当时刻記住：在这次大选中左翼政党获得了多数票。只就大党來說，就是共产党、社会党和激进党。不錯，这些政党在某些問題和原則上都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就目前說来，它們在竞选运动中却都是以上面剛談到的簡明而正确的政治目标为宣傳中心的。

一千一百万选民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投了左翼政党的票，而反动政党（人民共和党、独立共和党、戴高乐派和布热德分子）只得到了九百万多一点的票数。

左翼政党就全国范围而論是多数党，而在議會里也是一样。两星期前在选举国民議会議长时，共产党議会党团曾再度为团結民主力量的事業作出新的貢獻，在第二輪投票时，我党候选人的撤回，就保证了社会党勒·特洛盖以 301 票对右翼候选人人民共和党什奈特的 211 票而当选。

此外，正如大家記得的，反动势力在 1 月 2 日大选中的失敗和造成此次失敗的公众輿論，也对本屆議會任期的头几个月起了積極的影响。在国际事务方面，与突尼斯、摩洛哥

蘇的談判為達成一個能使雙方滿意的解決方案奠定了基礎，摩勒和比諾訪問蘇聯也擺脫了實行冷戰的政策。在社會事務方面，減低工資地區差額、增加工資照付的每年例假和國家支付養老金的措施，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熱烈歡迎。

這些倡議與措施，單就其本身來說，還不是普選時所要求執行的新政策，不過，已經是在執行這個政策的道路上前進了一步，同時也證明執行這個政策是可能的。

要想使占有多數的左翼政黨執行一個以它們在選舉時的諾言和各自的政治綱領中的共同點為基礎的政策，自然要它們在這一點上沒有異議。

這也就是我黨中央委員會在大選後公開地向社會黨與激進黨提出的建議，在1月6日致摩勒和致赫里歐主席的信中又進一步加以說明。不必說，九個月以前我們的建議是一直都算數的。

然而，到如今，社會黨與激進黨的領導人沒有接受我們的建議，而還反對與我黨進行一切討論和協議。我黨擁有144名議員，並代表着我國工人階級和有生力量的絕大多數。這是任何人都無法辯駁的。他們違背普遍人的良知，聲言打算並且也將能夠在共產黨與反動勢力之間維持平衡，就是在工人階級與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剝削者之間維持平衡來治理國家。9月23日的總理演說仍然是以這個謬論為題的。

顯然相反，社會黨領導人一旦拒絕和我們協商合作，就會馬上不可避免地陷入為大選所唾棄的政策的反轍。這個政策就是1947年共產黨部長被排除出政府時所開始的民族取消主義的反動政策。

而这正是現在發生的事情。

实力政策在阿尔及利亚的破产

大选中把阿尔及利亚战争提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上去是十分恰当的，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法国全部政策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他们拒绝和共产党人合作，结果是使政府继续进行这场残酷的战争，而他们之中大部分成员都和我們一样对结束这场战争许下了诺言。

当然，社会党于7月1日在里尔举行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动议，证明该党的工人和党员是一贯地渴望着和平结束阿尔及利亚事件的。里尔动议认为“停火”是解决全部问题的首要步骤与先决条件。动议认为：“为了尽早地停止流血，必须和交战对方进行谈判”，“为此，必须促使双方进行正式的和直接的接触”。里尔动议要求和阿尔及利亚有资格的代表协商拟定新的阿尔及利亚条例，承认和尊重阿尔及利亚的人格，而该条例不得在任何情况下由单方制定。

但是，这个动议一直还是一纸空文，尽管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线曾由费尔哈·阿巴斯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作代表，立即声明实行该项动议将可促成谈判的开始。既没有寻求任何接触，而局势也就继续日益严重起来。近几月来军事行动不断扩大，原曾宣布的调回军人进行复员也不过是以后各军兵士一对一地轮换罢了。在所谓“绥靖”的预算里今天列入了一项开支：在马尔纳的一个庄园上训练着两千条军犬，以备明春在阿尔及利亚使用。判了死刑的囚徒增加到二百四十五名。至于和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则如石沉大海。现在，在联合国即将召开的大会上

將不能再是由單方擬定一份可以得到皮杜爾和拉尼埃同意的偽條例，給予阿尔及利亞人民以某些有名無實的自治權，而骨子里却是一點主權也不給。

這樣，法國与阿尔及利亞之間的鴻溝就越挖越深。我們之所以要談阿尔及利亞，是因為最近在阿尔及爾地區的罷課，各界人士諸如阿德拉馬納·法萊斯先生等的宣言，以及現在正施加在几十个不同階層、不同籍貫的民族主義者和阿尔及利亞共產黨身上的惡毒刑罰，都證明——假如還需要證明的話——戰爭迫使反抗法國的並不是一小撮“叛變者”或者“狂熱者”，而是全體阿尔及利亞的人民，在鬥爭中成長起來的阿尔及利亞國家。

實力政策在阿尔及利亞的破產和大多數社會黨人的感覺，多少在社會黨一些知名的領導人物最近所闡明的立場中得到清晰的反映。米萊依·奧斯曼“認為必須申明，代表大會已請求政府採取一切措施以實現停火”。馬爾索·畢威爾說拉戈斯特的政策是“明目張胆地瘋狂地強奸了黨內人士的意志”。至於社會黨指導委員會本身呢，應當指出它最近的那份有关阿尔及利亞的公報也是明白提到里爾建議的，而且不贊成拉戈斯特的作法。

真實的情況是日益增多的社會黨人贊同我黨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就這一問題所提出的意見：

“只有迅速地承認阿尔及利亞民族，取消在武力下強使存在的殖民主義關係，才能導致一個既符合絕大多數的種族不同的阿尔及利亞人民的利益又符合法國利益的解決途徑。除此而外，再沒有其他方法能夠恢復和平，使阿尔及利亞得以自由地決定自己的將來，包括決定參加法國与海外領地組成的聯邦的問題。”

苏伊士的冒险

由于政府中的社会党領袖們否認社会党人应与共产党人进行一致行动这个明显的事实，他們就和殖民主义者一起企圖以苏伊士事件来轉移人們对于阿尔及利亚問題的注意力。

埃及因把一个資本家的公司宣布为国有而沾上了罪名，社会党人就不斷地这样講。对埃及进行干涉的威胁是和維持埃及所并未破坏的国际法毫不相干的。这种威胁和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毫不相干，尽管領航員进行了有組織的撤退，运河航行自由仍得到了保証。这种威胁和任何人也沒有想到的巴拿馬运河，譬如說，援用的国际管理原則毫不相干，它和对“納賽尔的独裁的憎恨毫不相干”，曾在李承晚和保大身边进行了好几年反对朝鮮和越南人民战争的而在今天还跑到波哥大去寻求拉丁美洲各个独裁政府在下次联合国會議中对他們的支持的那些人，真也意料不到自己会有这种憎恨。

真情是那些贊成在埃及实行暴力的人們妄想这会使他們更容易地在对付阿尔及利亚人方面获得成功，这是仿效皮杜尔，他过去曾梦想以轟炸中国来避过奠边府战役。真情是帝国主义列强还要阻止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在地中海逞强。

讓我們再重复一下：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所采取的政策是与国民利益背道而馳的。它将杜絕法国在中东的市場，損毀我們的語言文化在世界上这个地区已有的巨大的影响。其結果将使我国陷于孤立，在各国人民的心目中失掉威信。这个政策还孕育着有可能扩大的新的战争的威胁。

这是只能使美国壟断者們欢庆的，因为他們希望像在南越那样置身于埃及。

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危机幸而結果还好。这一危机使世界各国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力量在謀求和平解决的目标下匯合起来，遺憾的是只有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不在其中。这样一个实际上的团结，加上苏联及其他和平的国家做出的努力以及帝国主义陣营内部显示出来的矛盾，曾有力地迫使主張战争的人們后退并为安全理事会規定出和平解决的原则的決議做了准备。这既說明劳动者一旦行动一致起来将会有怎样的前途，同时也指出今天劳动者是有能力防止战争再起的。

这对于爭取在尊重埃及主权和其他国家的正当利益下协商解决苏伊士运河問題确是一个鼓舞。

这个斗争将永远是必要的，只要是政府仍然驅使法国去同英国反动份子狼狽为奸，到中东进行丧失理性的血腥冒險的話。

給予反动势力的保証

社会党领导人拒絕与共产党人在共同的目标上通力合作，就必然要給予反动势力，特别是人民共和党，在对外和对內政策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保証。

这样，就又重新提出了皮杜尔和舒曼之流所珍爱的“欧洲”政策——就是扶植德国复仇主义者在軍事上称霸全欧的政策。在我們的兄弟党，西德共产党又被按照希特勒的老規矩解散了几个星期之后，摩勒和阿登納竟举行会谈，并达成全面协定，而且同时西德总理把納粹党衛軍的軍官安插在新的国防軍里。他还要求原子武器装备，并为薩尔的

一些以貝多芬、歌德、海涅等為名的街道改為俾斯麥和其他普魯士將軍的名字而歡慶。

這樣，社會黨和激進黨部長們，就背棄了他們在競選時所作的關於民主制度的諾言。

清白無愆的法國人下了獄，報紙因為呼喚恢復阿爾及利亞和平而被禁。政治歧視的措施牽連到參加過抗敵運動鬥爭的軍官和一些投考高等學校的學生。人民共和黨由於它的反憲法運動得到總理的支持而沾沾自喜。

政府一方面將大家已共同允諾廢除的非世俗法令摒棄於政綱之外，另一方面縱容那些至今仍使共產黨和社會黨議員就該問題所提出的建議遭到失敗的陰謀活動。

至於社會問題方面，由於在阿爾及利亞所奉行的戰爭政策，困難更加嚴重化。必須向大家，首先向社會黨工人清楚說明，政府的領導人曾答應停止的阿爾及利亞戰爭與他們答應實現的社會進步，兩者是相抵觸的。

當然，政府不承認這一點。社會事務部部長阿爾倍·加齊埃上月在阿拉斯發表演說，聲言他不會實行一個“社會懶漢”的政策，當下還宣布了不少關於家庭勞動者、群眾教育工作者休假以及勞動者病後重新就業等幾項條例草案。

從阿爾及利亞戰爭到社會困難

我們並不否認這些草案的好處，我們只想回答嘉茲叶說：1月2日投共產黨和社會黨票的選民，就社會問題方面來說，腦子里盤算着別的東西。他們投票為的是：提高最低限度的保證工資、取消地區工資差額、實行和保障公務人員條例、增加家庭補助金和建築住宅和學校。

但是，為了進行這個骯髒的戰爭每天耗費十億的款項，

就使政府不得不拒絕工会提出的各行業間最低保証工資每小时增加十五法郎的要求，拒絕公務人員的要求，拒絕增加一个月的家庭補助金的要求，拒絕學校和城市住宅管理局的要求。

更甚的是，不如說更坏的是，这笔一天十亿的战争开支是造成通貨膨脹的因素。这也就是物价高漲的主要原因，以致过去劳动者通过一致行动而取得的胜利实际上也都一笔勾銷了。

阿尔及利亚战争財政支出的需要說明了最近的国家貸款給資金所有者带来宏厚的利益。貸款的付息和还本的数字，往少里說，从1957年起也要每年由納稅人付出三百五十亿法郎。这次公債的認購，絕不是像拉馬第埃所說的那樣，是表現了人民拥护目前的政策，而是由于資本家們喜爱高額利潤，由于市場牌价上漲使資本家們对公債比对遭受威胁的本国貨幣寄以更多的信任。

社会党工人又怎能不感到焦虑和不滿呢？从政府的政策得到好处的，并不是他們和他們的階級兄弟，而是剝削他們的人。

物价高漲对工人們來說意味着实际工資下降，而对資本家來說呢，則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增长。多少工厂老板都以年青工人被動員到阿尔及利亚去为借口，又增加了劳动强度，或者延长每周的劳动時間。劳动部1955年的調查指出：虽然还没有将那些未曾宣布的劳动日和范围越来越广的“黑市劳动”計算在內——79.1%的工人劳动时数超过了每周法定的40小时，47.7%（将近半数）每周工作48小时，或者还要多一些。再加上在某些情况下，每周劳动达70小时，而他們所得的工資并不能补偿他們精力的極大消損，尽管

这是多么应该的事。

政府的社会党领导人反对在其政綱中原定的增加各行業間最低保証工資，这也就加强了厂主們拒絕全面提高工資的立場。他們重彈起工資和物价“恶性循环”的老調，揚言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对生产率增加有着共同利益，使劳动者在資本家面前分化，形成混亂，并使一部分工人階級在思想上解除武裝。

然而群众的不滿却同样在广泛地發展。如今人們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投入一个爭取实现各項要求的正义的运动中，其总的特征是走向团結和一致行动。在目前几乎所有的爭取面包的斗争中，各不同的有关工会組織都在基本上取得了協議。“工人力量”公務人員联合会最近的決議就說明了这个日益增长的群众运动潮流已反映到最高的机构。決議在提到公務人員們的反抗时正确地說：“为使这一反抗运动获得全面的成功，必須和其他有关組織取得多方联系，以保証在爭取实现各項要求的运动中和行动中的共同战綫。”

同时，人民群众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困难与政府背弃人們寄予1月2日选举的希望而奉行的总政策两者之間的密切关系了。

現在，已經是結束这一政策的时候了。現在已經是实现普选所要求的劳动人民所迫切等待的变革的时候了。

沒有共产党人参加就不可能有左翼政策

选举后的九个月来，又一次肯定地証明了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参加就不可能出現任何符合工人階級願望和国民利益的政策。

由孟戴斯-弗朗斯主持編輯委員會的“共和國手冊”雜誌，新近登載了社會黨人、巴黎大學法學院教授、前上加隆省參議員奧里烏的一篇關於制度改革的文章。在文章里，奧里烏不得不指出，“二十年來，只有當共產黨事實上是屬多數派時才有可能執行一個真正的左翼政策”。

奧里烏的見解是符合於每一個法國工人和民主人士的經驗的。它完全澄清了一個當前急待解決的問題，就是推進一個新的政策，一個民主的政策。因為這個政策將是反對反動勢力而依靠目前潛在於國民議會中的左翼多數的。這些左翼政黨必須組織起來，聯合起來，並且持久下去。

達到這一目的的主要關鍵在於建立全國性的共產黨與社會黨的統一戰綫。

統一戰綫在1934—1937年間曾是改變法國政治路綫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首要條件。今天也仍將如此，除了國際局勢已經有了好轉，工人階級的經驗已經豐富起來，資本主義對於廣大的農民階級和城市中間階級已現出它的猙獰面目了。團結起來的無產階級能夠和其他民主力量建立同盟，聯合比起二十年前更加廣泛的力量。

激進黨在上周召開的黨代表大會上的討論也說明了這一看法。

激進黨既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同時又依靠城鄉中小資產階級中廣泛的民主階層作為它的社會基礎。這就說明了這個大會決議的矛盾性。決議一方面反映着資本家與中間階級利益之間的矛盾以及這些非無產者群眾在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所表現的典型的搖擺不定。而在另一方面，決議又反映出農民和小市民的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反映出他們的沮喪和希望。因此，一些正確和進步的觀點在激

进党代表大会的決議和討論中占了新的位置，虽然大会同意了一些極其消極的行为（例如以前在阿尔及利亚所采取的軍事措施），并主張某些反民主的改革（如恢复分区选举制）。

这样，在阿尔及利亚执行的實力政策就成为众矢之的。他們以絕大多数就这项問題通过的动議，其中某些地方是和我們最先提出并且长久坚持的論点相近的。动議中說：“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之間为了建立持久关系，絕不可能是軍事統治的关系。这关系必須是以全体人民的意願为依据的，否則分裂的危險仍将繼續存在，并且还会变本加厉。”

另一方面，他們在对外政策上的动議是請求政府“为实現在監督下的全面裁減軍备作出更多的新的努力”。动議主張执行緩和國際緊張局势的政策，“特別是發展法国与东方各国的文化經濟关系，而在政治上則应带头承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議在苏伊士运河問題上合理地希望“一个尊重埃及人民的权利而又毫無例外地保証运河使用国真正的和永久的航运自由的解决办法”。

大家还会注意到这样一种肯定的說法：激进党每逢和右翼政党联合一起总要后悔，国家人民也要感到遺憾。这是孟戴斯-弗朗斯本人說的。的确，若按照这个邏輯推論下去，前总理将必然下这样的結論：“必須和共产党人協議合作”，也将不得不承認他本人反对这个合作就助长了并且一直在助长社会党和激进党的政府走反动的政治路綫。目前，孟戴斯-弗朗斯尚未得出結論来。但他的言論却流露出向左走的趋势。这是在中間階級中表現出来的趋势，以致使激进党中最反动的份子的代言人安德烈·莫里斯議員也要声称自己是“左派人士”，来解釋他和当前激进党領導